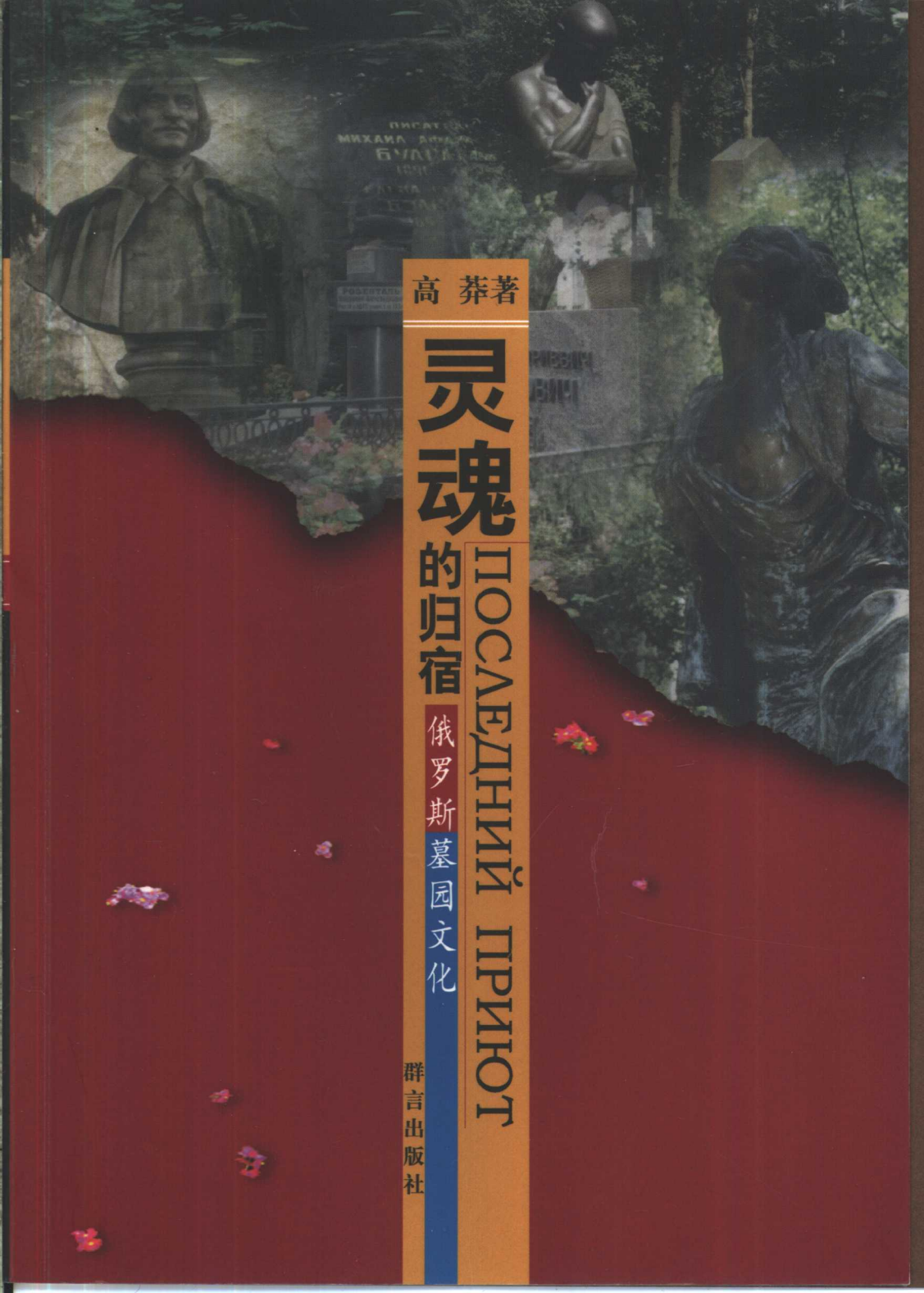




高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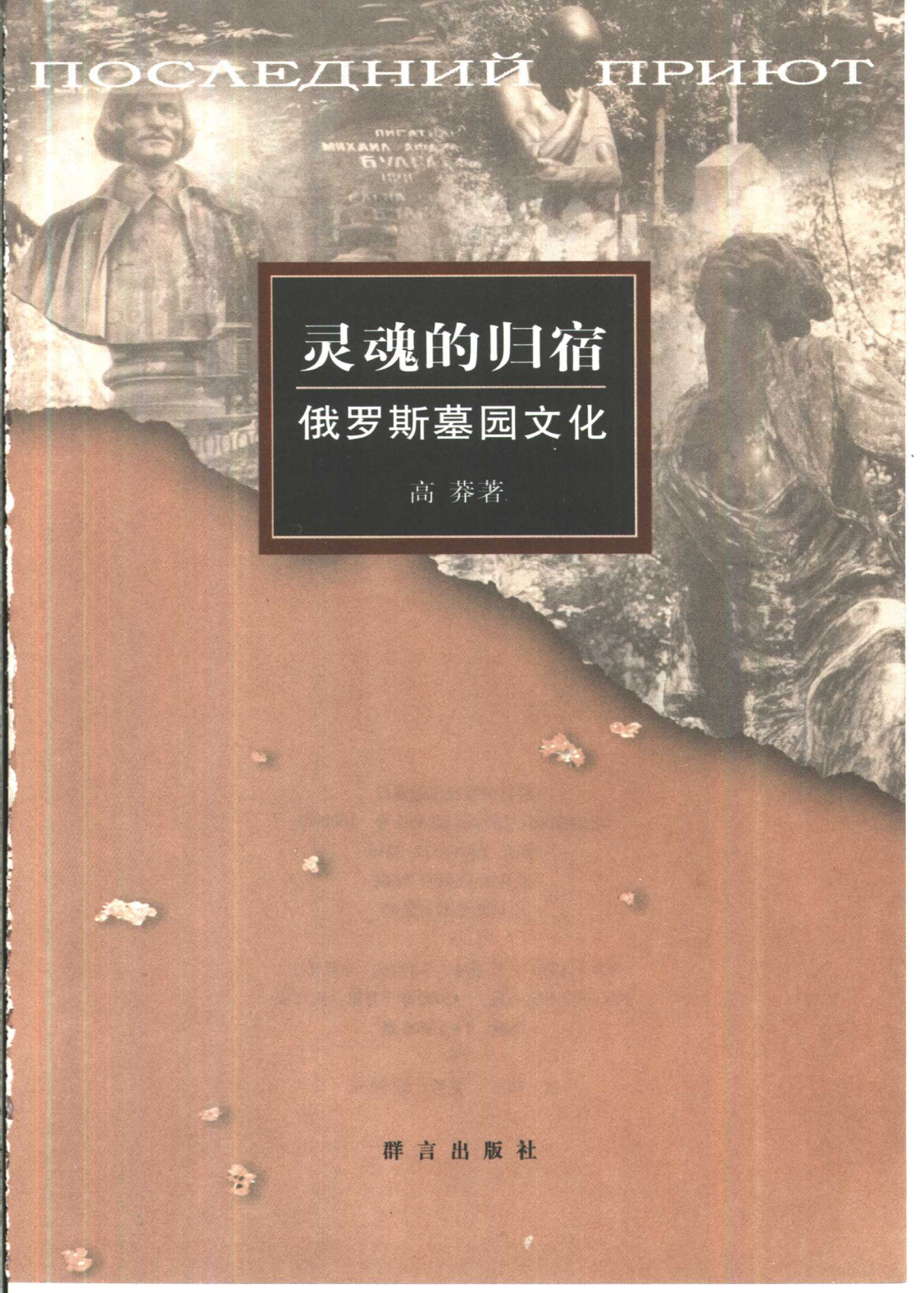
灵魂

的归宿

俄罗斯墓园文化

ПОСЛЕДНИЙ ПРИЮТ

群言出版社



ПОСЛЕДНИЙ ПРИЮТ

灵魂的归宿

俄罗斯墓园文化

高莽著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的归宿: 俄罗斯墓园文化 / 高莽著.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0.6

ISBN 7-80080-282-5

I . 灵…

II . 高…

III . ①陵墓—文化—俄罗斯 ②名人—生平事迹—俄罗斯

IV . K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536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电话: 65265522-2216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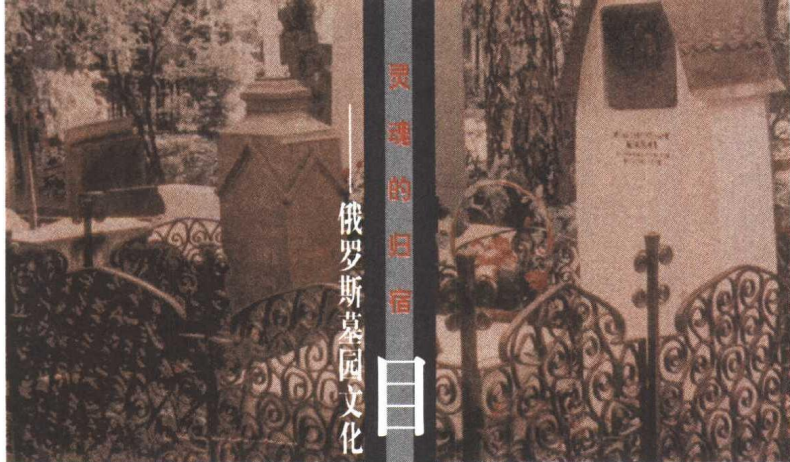
880 × 1230 32 开本 7.5 印张 10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3000 册

*

K · 14 定价: 32.80 元



灵魂的归宿
俄罗斯墓园文化
目录

◎ 俄罗斯墓园文化(代前言)

◎ 文学家墓

6 俄罗斯文学的麦加

——亚·普希金

11 作家的头哪里去了?

——尼·果戈理

15 早逝的英才

——米·莱蒙托夫

19 落叶归根

——伊·屠格涅夫

23 灵魂的拷问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FD201/10E





- 27 土坟
——列·托尔斯泰
- 31 遥望明天
——安·契诃夫
- 36 铁流
——亚·绥拉菲莫维奇
- 41 苦难的十字架
——安·阿赫马托娃
- 45 迟到的荣誉
——鲍·帕斯捷尔纳克
- 48 “我是个神秘主义作家”
——米·布尔加科夫
- 54 冰冷的画像
——伊·爱伦堡
- 57 他带着遗憾走了
——弗·马雅可夫斯基
- 61 自缢之谜
——谢·叶赛宁
- 65 不残的心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69 松林问孤魂
——米·左琴科



- 77 醉心于东方
——尼·吉洪诺夫
- 81 不，他不会被忘却……
——米·伊萨科夫斯基
- 88 是懦弱还是无畏
——亚·法捷耶夫
- 92 顿河边上的巨石
——米·肖洛霍夫
- 97 “老波”夫妇
——鲍·波列沃依
- 100 白天的星星
——奥·别尔戈利茨

◎ 艺术家墓

- 104 七个音符
——彼·柴可夫斯基
- 109 永恒的魅力
——伊·列宾
- 114 不落的歌声
——费·夏里亚宾





118 绝唱

——列·索比诺夫

121 喊冤的碑

——弗·梅耶荷德与吉·赖赫

125 思

——谢·梅尔库罗夫

129 游子歌手归故里

——亚·韦尔京斯基

132 木偶大师

——谢·奥布拉兹佐夫

136 “音乐是善，不是恶”

——德·肖斯塔科维奇

140 友谊之歌

——瓦·穆拉杰利

144 勤奋的画家

——尼·茹科夫

147 白天鹅

——嘉·乌兰诺娃

153 难演的丑角

——尤·尼库林

156 弹唱诗歌的开拓者

——布·奥库贾瓦



160 唱尽人间辛酸

——弗·维索茨基

● 汉学家墓

166 汉字碑铭开先河

——雅·比丘林

169 不愠的阿翰林

——瓦·阿列克谢耶夫

174 可敬的家族

——阿·罗加乔夫

178 友人之墓

——亚·季什科夫

183 难解的梦

——维·彼得罗夫



● 其他人士墓

188 黑白墓碑

——尼·赫鲁晓夫

192 为情人而死

——嘉·别尼斯拉夫斯卡娅

196 母亲的爱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一家

200 高尔基的儿子

——马·佩什科夫

204 斯大林夫人

——娜·阿利卢耶娃

209 “我的心一半留在中国了……”

——伊·阿尔希波夫

214 长江水悠悠

——米·扬格利与伊·斯特拉热娃夫妇

219 连心桥

——康·西林

223 后 记





俄罗斯墓园文化（代前言）

当我第一次走进莫斯科新圣母修道院的公墓时，便被那庄严肃穆的气氛和发人深思的墓碑所震撼。那是50年代初。

从那时起，每次访问莫斯科，我总想找个机会到新圣母公墓里再走一走。我一时说不清当时内心的感受。后来逐渐明白了，那里有我仰慕的革命先烈，有我敬佩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有我深深崇敬的文学艺术家……是他们高风亮节的品德在吸引我。

在墓园里，不论是柔风荡漾的早春，还是烈日当空的盛夏，不论是金叶飞舞的秋天，还是白雪及膝的隆冬，穿行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瞻仰一排排似无声而有言的墓碑，体验亡者生前的志愿和后人对先人的缅怀，诵读碑上如警世箴言的墓志铭，想到长眠于地下先人的艰苦或辉煌的一生，心浪翻滚，崇敬的感情便油然而生。

中苏关系断绝20多年之后，1983年，我又走进了新圣母公墓。那里增加了许多新坟。公墓修缮得比过去更整洁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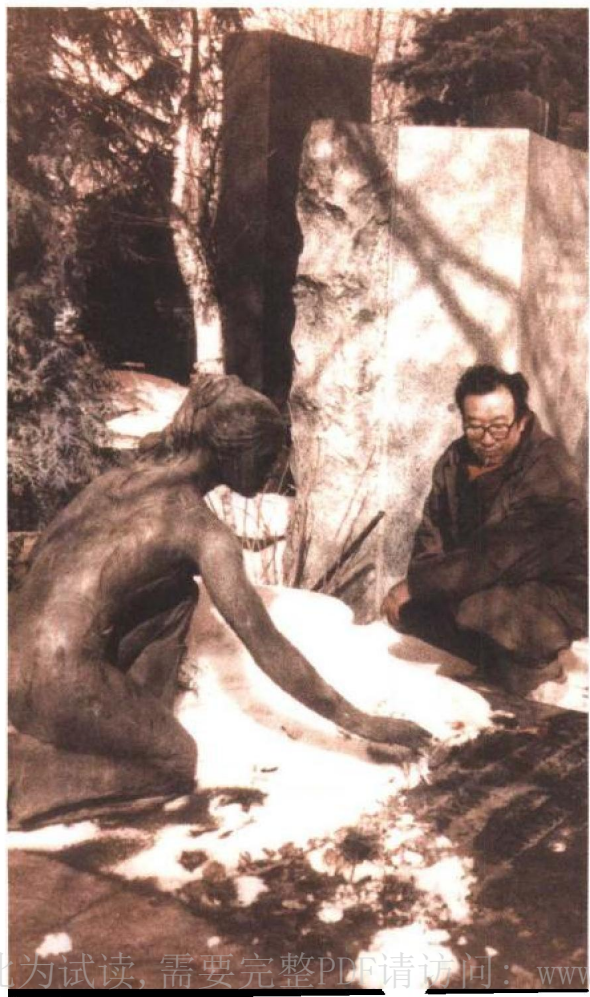


幽雅了。在那里，我眼前又浮现出现实中再也见不到了的一些人。我的情丝与这个公墓联系得更紧了。

有一年，是早冬的一天，气温骤然下降。墓园奇冷，可是我的心却在燃烧。在我熟悉的路旁，见到白雪覆盖着的一座新的平卧的墓碑。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谁在那里长眠？是熟知的人吗？一尊身穿单薄的衣服，稍稍偏低着头，轻轻伸出裸露的手臂，一膝着地的少女雕像，正深情地在献花。她那整个温情脉脉的神态饱含着无限的哀思，而在这寒风袭人的季节，更引人注目。是这座雕像的艺术感染力，迫使我也

蹲了下来。我用手拨开碑上厚厚的积雪，想看一看亡者的姓名。这时，我觉得亡者未亡，他活着，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活在这个世界上。

俄罗斯的墓碑，很多是由著名雕刻家和建筑师创作与设计的杰作。俄罗斯人把一些著名的公墓称作“露天雕塑博物馆”是有道理的。凭吊亡人——是感情上的慰藉，是灵魂的洗涤；



钮英丽摄

瞻仰墓碑——可获得艺术上的享受。

我并没有想过专门研究俄罗斯坟墓或墓园，可是那一天我意识到俄罗斯墓园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是集历史、人物、文学、雕塑、建筑于一体的结晶。

面对着一座座个性突出的墓碑，我的心灵被悲壮的文化力量所攫住。

除新圣母公墓外，我还走访过莫斯科其他公墓，如古老的丹尼尔公墓和瓦冈口公墓，西区的孔采沃公墓，新开辟的特罗耶库罗沃公墓，远在作家村的彼列捷尔金诺公墓；在圣彼得堡走访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的名人公墓、沃尔科夫文人公墓、谢斯特罗列茨克公墓、波罗的海滨的科马罗沃公墓等。我也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瞻仰过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土坟和芬兰湾旁佩纳泰庄园大画家列宾的土坟。

每座墓园的形成都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有些人的坟墓，如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本来分散在其他地方，有的甚至远在国外，如夏里亚宾的，它们是后来被移到新圣母公墓的。

近几年，我有目的地寻访过一些亡灵的栖身之所，写了一些随笔。如今，将几十篇随笔合成一集，献给敬爱的读者。它不是关于俄罗斯墓园文化的科学考察报告，而是寄托情感的文字。

俄罗斯墓园文化值得研究的方面很多，如公墓发展与变迁的历史，亡灵安葬的情况和变化，墓碑雕塑的创作过程和艺术价值，碑铭的含义等等。我的随笔大体局限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墓中是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

人物。他们苦辣酸甜的生平可向后人提供人生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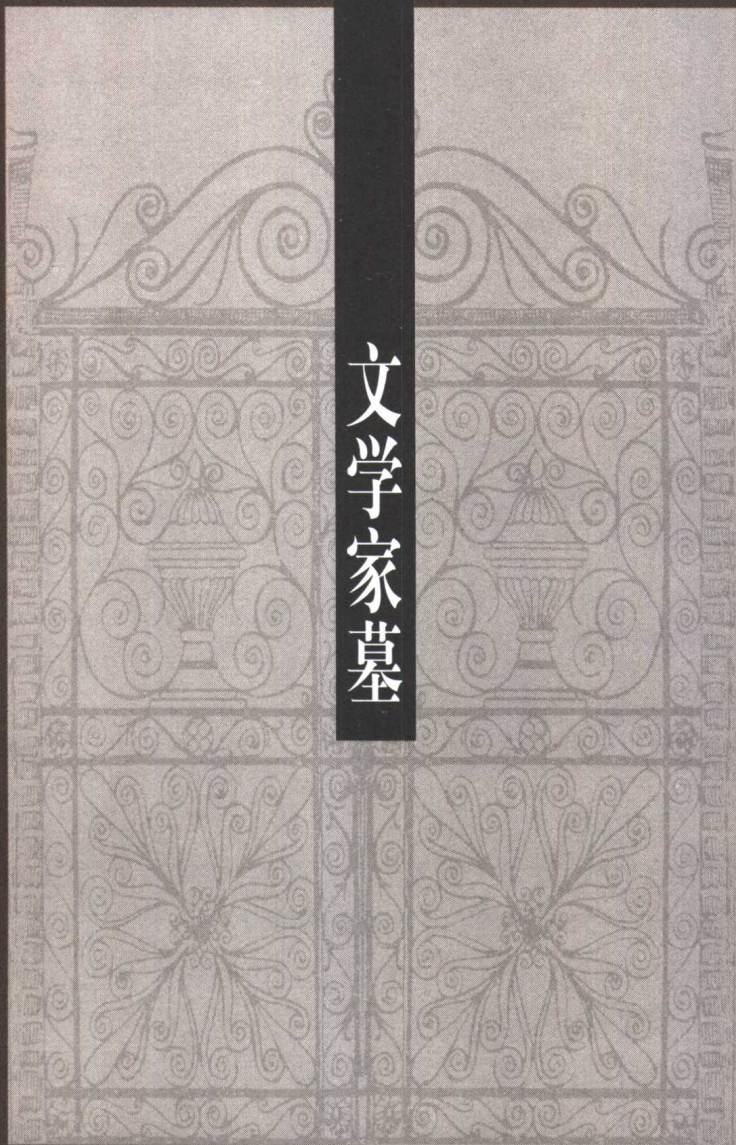
二、墓碑本身是出色的艺术创作。通过墓碑或碑上的雕像，介绍一下著名的雕刻家，如安德烈耶夫（1873—1932）、梅尔库罗夫（1881—1952）、沙德尔（1887—1941）、穆希娜（1889—1953）、列别捷娃（1892—1967）、别拉绍娃（1906—1971）、阿尼库申（1917—1997）、涅伊兹韦斯内（1926—）等人是怎样为亡者构思墓碑雕像的。

三、墓主是与我国文化有联系的友好人士。这样的人物我们不应忘记。

俄罗斯墓园文化是一门新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我的知识得到了充实，感情也有所净化，但愿这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2000年4月

文学家墓





俄罗斯文学的麦加 ——亚·普希金

1999年6月，俄罗斯举国上下隆重地纪念了普希金（1799—1837）诞辰200周年。我有幸应邀赴莫斯科出席各项纪念活动。会后，我的朋友巴维金驱车带我前往普斯科夫州，登圣山去瞻仰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墓，实现了我梦寐多年的夙愿。

圣山面积不大，也不高，却充满灵气。山顶上耸立着一座雪白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在蓝色的天幕下，在绿油油的树丛间，它显得格外耀眼。教堂的南侧有一块平台，临近悬崖，那就是普希金外祖父和外祖母汉尼拔的家族墓区。后来在那里又安葬了普希金的母亲和父亲。

圣山周围有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三山村和彼得罗夫斯阔耶村等，如今都划入规模巨大的普希金文物国家保护区博物馆。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是普希金母亲的领地。诗人多次来到

这里，对这里深有感情。三山村是他的好友奥西波娃的领地，是普希金经常作客的地方。彼得罗夫斯阔耶是他外祖父的领地。普希金的抒情诗里常常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山山水水的影子。

1836年普希金的母亲病故。普希金亲自护灵来到这里，把母亲安葬在圣山大教堂的墓地里。同时，他也在这里为自己购置了一块坟地，希望死后能守护在母亲的身旁。

当时诗人是否预感到死亡的临近？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让没有知觉的躯体
腐烂在何地都一样，
但我还是殷殷期盼
长眠在亲爱的故乡。

1837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天，在当局的挑拨下，普希金与法国军官丹特士进行了决斗。他不能容忍妻子蒙受侮辱，同时也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只能选择这条路。在彼得堡郊外小黑河畔，他让对手先开枪，自己中弹，身受致命重伤，几天后与世长辞。诗人与皇室的角逐似乎告一段落。但统治集团没有想到普希金死后他的精神仍然在发挥作用，并不断地唤醒更多的人起来为民主、自由、尊严而斗争。

普希金逝世的噩耗一经传出，彼得堡一片哭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莫依卡河畔诗人的寓所向他告别，惟独皇室和宠臣们一个也没有露面。



普希金自画像

沙皇政府害怕人民的悼念会形成示威游行，便下令禁止在彼得堡为普希金举行葬礼。当局派出一名宪兵，由诗人的好友屠尔盖涅夫护送，趁黑夜把诗人的遗体运往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此事还要严守秘密，因为消息一旦泄露，群众可能会跟随灵柩一直走到埋葬地。更何况警方已得到密报，说普斯科夫的老百姓准备截住运诗人遗体的雪橇，由他们亲自抬棺。

1837年2月，寒风凛冽，冰冻地坼，经两天两夜的路程，普希金的遗体运到了三山村。路不熟，天又冷，屠尔盖涅夫和仆人科兹洛夫先来到了奥西波娃的庄园。奥西波娃全家都是普希金当年最要好的朋友。奥西波娃派人先把普希金的遗体送往圣母安息大教堂，向屠尔盖涅夫了解了普希金临终前的情况，留他在庄园休息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奥西波娃派她的两个女儿玛莎和卡嘉代表她本人，随同屠尔盖涅夫一起去了圣山。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下葬时，在场的除了神甫和掘墓人之外，没有一个官方人士，也没有一个亲人，只有这几位生前最亲近的好友。

地冻透了，无法掘墓穴，只好凿开一个冰坑，用雪暂时将棺材掩埋住。到了春天，冰雪开始融化，才为普希金挖了墓穴，垒了砖，将橡木棺材依东西方向下葬。土坟上立起一个黑色的木头十字架，上边用白颜色写着普希金的姓名。

两年之后，1839年，普希金夫人携儿女前来凭吊丈夫，决定为普希金树立一座墓碑。

普希金的墓碑经历了100多年的风吹雨打和一次战火洗礼。普希金文物国家保护区博物馆馆长瓦西列维奇告诉我：苏德战争年代，法西斯匪徒曾一度占领了这个地区，对这里